

清詩話

漫堂說詩題辭

詩學至今日。可云極盛。非盛也。直多耳。人往往易視此道。遂不覺率爾爲之。不特能爲唐詩者不易得。卽求能爲宋詩之佳者。亦不多見。此無他以無有大人先生如杜韓一流人爲若輩一說之耳。卽有說之者。若輩末由寓目。而其于古人詩中。又不復能自得師。遂不知詩道中有此一段學問耳。今大中丞宋公。蓋所謂大人先生也。政事之暇。與諸公子說詩。編次成帙。特以一册郵潮。得無以潮爲可與言詩乎。憶先君子戒潮不得作詩。以謂作之不佳。徒致貽譏識者。故潮自甲子以來之詩。概不作。問世想。今讀中丞此編。益知先君子之說爲不可易。余旣幸奉教于君子。雖未敢謂可得其傳。然從此而學焉。亦可知其所由入。當與不得其門者有不同矣。抑又思之。溫柔敦厚。詩教也。不淫不亂。惟國風小雅有之。今中丞之撫吳。一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下。而其下亦以君子長者之道自待。漸化而爲溫柔敦厚之風。則是中丞之說詩。不惟可作文字觀。並可作政事觀矣。歙縣張潮題。

江
生
三
言
月
信

漫堂說詩

商邱宋 犖牧仲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詩者性情之所發。三百篇離騷尙已。漢魏高古。不可驟學。元嘉永明以後。綺麗是尙。大雅寢衰。獨唐人諸體咸備。鏗鑄軒昂。爲風雅極致。顧篇什浩繁。別裁不易。高廷禮品彙。庶幾大觀。廷禮又拔其尤者。爲正聲一編。近代庶常館課與文章正宗並誦習之。蓋詩家之正軌也。學者從此入門。趨向已定。更盡覽品彙之全編。考鏡三唐之正變。然後上則溯源於曹陸陶謝阮鮑六七名家。又探索於李杜大家。以植其根柢。下則汎濫於宋元明諸家。所謂取材富而用意新者。不妨瀏覽以廣其波瀾。發其才氣。久之源流洞然。自有得於性之所近。不必樵唐。不必樵古。亦不必樵宋元明。而吾之真詩。觸境流出。釋氏所謂信手拈來。莊子所謂螻蟻稊稗瓦甃。無所不在。此之謂悟後境。悟則隨吾興會所之。漢魏亦可。唐亦可。宋亦可。不漢魏不唐不宋。亦可。無暇模古人。並無暇避古人。而

詩候熟矣。不則胸無定見。隨波而靡。譬一盲導之於前。羣盲隨之於後。曰左曰右。莫敢自必。烏虜可哀也已。

明自嘉隆以後。稱詩家皆諱言宋。至舉以相訾警。故宋人詩集。度閣不行。近二十年來。乃專尙宋詩。至余友吳孟舉宋詩鈔出。幾於家有其書矣。孟舉序云。黜宋者曰腐。此未見宋詩也。今之尊唐者。目未及唐詩之全。守嘉隆間固陋之本。陳陳相因。千喙一倡。乃所謂腐也。又曰。嘉隆之謂唐。唐之臭腐也。宋人化之。斯神奇矣。蓋意主抹弊立論。不容不爾。顧邇來學宋者。遺其骨理。而擻扯其皮毛。棄其精深。而描摹其陋劣。是今人之謂宋。又宋之臭腐而已。誰爲障狂瀾於旣倒耶。

李于鱗唐詩選。境隘而辭膚。大類已陳之芻狗。鍾譚詩歸。尖新詭僻。又似鬼窟中作活計。皆無足取。蓋詩道本廣大。而彼故狹小之。詩道本靈通變化。而彼故拘泥而穿鑿之也。近日王阮亭十種唐詩選。與唐賢三昧集。原本司空表聖嚴滄浪緒論。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妙在酸鹹之外者。以此力挽尊宋祧唐之習。良於風雅有裨。至於杜之海涵地負。韓

之鼇擲鯨吐。尙有所未逮。

古樂府音節久亡。不可摹擬。

王世貞李攀龍

及雲閒陳龍

李雯諸子數十年

墮入雲霧。如禹碑石鼓。妄欲執筆效之。良可軒渠。少陵樂府以時事創

新題。如無家別。新婚別。留花門。諸作。便成千古絕調。後來張籍王建樂

府樂天之秦中吟。皆有可採。楊鐵厓詠史。音節頗具頓挫。李西涯倣之。

便劣。要當作古詩讀。無煩規規學步也。亡友顧赤方景擅長此體。余最

好之。

五言古。漢魏晉宋。名篇甚夥。獨蘇李十九首。另爲一派。阮亭云。如無縫

天衣。後之作者。求之鍼縷。襞積之閒。非愚則妄。誠哉知言。阮嗣宗咏懷。

陳子昂感遇。李太白古風。韋蘇州擬古。皆得十九首遺意。于鱗云。唐無

古詩。而有其古詩。彼厯以蘇李十九首爲古詩耳。然則子昂太白諸公。

非古詩乎。余意歷代五古。各有擅場。不第唐之王孟韋柳。卽宋之蘇軾

黃庭堅梅堯臣陸游。要是斐然。而必以少陵爲歸墟。昔人詩評杜工部。如周

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蓋篤論也。至杜之北征詠懷。韓之南山諸大篇。

尤宜熟誦以開拓其心胸。

七言古詩上下千百年定當推少陵爲第一。蓋天地元氣之奧。至少陵而盡發之。允爲集大成之聖。子美自許沈鬱頓挫。掣鯨碧海。退之稱其光燄萬丈。介甫稱其疾徐縱橫。無施不可。孫僅亦稱其馳驟怪駭。開闔雷電。合諸家之論。施之七古。尤屬定評。後來學杜者。昌黎子瞻魯直放翁裕之。元好問各自成家。而余於子瞻。彌覺神契。豈所謂來自華嚴境中者。余亦有少夙緣耶。初唐之長安古意。帝京篇已屬陳言。無須效贖。何大復序明月篇。謂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歌。反在少陵之上。此未嘗槩七言之正變而言之。不足爲典要也。

律詩盛於唐。而五言律爲尤盛。神龍以後。陳子昂杜審言沈宋開其先。李杜

高岑王孟諸家繼起。卓然名家。子美變化尤高。在牝牡驪黃之外。降而

錢劉章應物郎士元清辭妙句。令人一唱三歎。卽晚唐刻畫景物之作。亦足

怡閒情而發幽思。始信四十字爲唐人絕調。宋元明非無佳作。莫能出

此範圍矣。

初唐王楊盧駱倡爲排律。陳杜沈宋繼之。大約侍從遊宴應制之篇居多。所稱臺閣體也。雖風容色澤。競相誇勝。未免數見不鮮。品彙以太白摩詰。揭爲正宗。錢起劉長卿。錄爲接武。均之不愧當家。晚唐李義山刻意學杜。亦是精麗。若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惟少陵一人而已。上韋左相贈哥舒翰謁先主廟等篇。雄渾悲壯。譬諸秦岱滄溟。高深無際。品彙推爲大家。諒哉。後來元白儘多長篇。去之霄壤。

世之稱詩者。易言律。尤易言七言律。每見投贈行卷。七律居半。不知此

體。在諸體中最難工。品彙推尊盛唐。未嘗不當。至王李七子而濫矣。鍾

譚起而闢之。然鍾譚無詩也。自後雲閒

陳李諸子

闢鍾譚。虞山

錢牧齋

又闢雲

閒。出奴入主。迄無定評。平心而論。初唐如花始苞。英華未鬯。盛唐王維

李頎岑參諸公。聲調氣格。種種超越。允爲正宗。中晚之錢劉李

義山

劉涪

亦悠揚婉麗。泚泚乎雅人之致。義山造意幽邃。感人尤深。學者皆宜尋

味。獨少陵包三唐。該正變。爲廣大教化主。生平瓣香。實在此公。惜未能

闢其闢。闕東坡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然不敢以難而

謝之學杜有得。卽學蘇學陸無乎不可。

五言絕句。起自古樂府。至唐而盛。李白崔國輔號爲擅場。王維裴迪輞川倡和。開後來門。逕不少。錢劉韋柳古淡清逸。多神來之句。所謂好詩必是拾得也。歷代佳什。往往而有。要之詞簡而味長。正難率意措手。六言作者寥寥。摩詰文房。偶一爲之。不過詩人之餘技耳。

詩至唐人。七言絕句。盡善盡美。自帝王公卿名流。方外以及婦人女子。佳作纍纍。取而諷之。往往令人情移。廻環含咀。不能自己。此真風騷之遺響也。洪容齋萬首唐人絕句。編輯最廣。足資吟咏。大抵各體有初盛中晚之別。而三唐七絕。並堪不朽。太白龍標。絕倫逸羣。龍標更有詩天子之號。楊升菴云。龍標絕句。無一篇不佳。良然。少陵別是一體。殊不易學。宋元以後。頗有名篇。較之唐人。總隔一塵在。

唐以後詩派。歷宋元明至今。略可指數。宋初晏殊錢惟演楊億。號西崑體。仁宗時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謂之歐梅。亦稱蘇梅。諸君多學杜韓。王安石稍後。亦學杜韓。神宗時蘇軾黃庭堅。謂之蘇黃。又黃與晁補之。

張耒陳師道秦觀李廌稱蘇門六君子。庭堅別開江西詩派。爲江西初

祖。南渡後。陸游學杜蘇。號爲大宗。又有范成大尤袤陳與義劉克莊諸

人大槩杜蘇之支分派別也。其後有江湖四靈徐照翁卷等。專攻晚唐

五言。益卑卑不足道。金初以蔡年吳激爲首。世稱蔡吳體。後則趙秉文

党懷英爲巨擘。元好問集其成。其後諸家俱學大蘇。元初襲金源派。以

好問爲大宗。其後則稱虞集楊載范梈揭元末楊維禎李孝光吳萊

爲之冠。前如趙孟頫郝經。後如薩都刺倪瓚。皆有可觀。明初四家稱高

啟楊基張羽徐黃而高爲之冠。成宏閒李東陽雄張壇坵。迨李夢陽出。

而詩學大振。何景明和之。邊貢徐禎卿羽翼之。亦稱四傑。又與王廷相

康海王九思稱七子。正嘉閒。又有高叔嗣薛蕙皇甫氏兄弟。稍變其體。

嘉隆閒。李攀龍出。王世貞和之。吳國倫徐中行宗臣謝榛梁有譽羽翼

之。稱後七子。此後詩派總雜。一變於袁宏道鍾惺譚元春。再變於陳子

龍。本朝初。又變於錢謙益。其流別大槩如此。

余年十二。卽奉先文康庭訓。從事聲律。旋入侍禁園。側身屬車豹尾閒。

此道便棄。後歸故園。追隨侯

方賈開宗

徐肅

諸君。分題拈韻。篇什遂多。迨

筮仕黃州。官衙岑寂。頗究心詩學。然初接王李之餘波。後守三唐之成法。於古人精意。毫未窺見。康熙壬子癸丑。閒屢入長安。與海內名宿尊酒細論。又闖入宋人畛域。所謂旗東亦東。旗西亦西。猶之乎學王李學三唐也。庚申。虔州返命。舟泊鄱湖。月夜望匡廬。與兒至作詩話。忽有所得。阮亭侍郎序余西山詩云。黃州以前。守而未化。虔州以後。每變愈工。余愧未敢當。足見此道自有實證。放翁論詩長句云。我昔學詩未有得。殘餘未免從人乞。力孱氣餒心自知。妄取虛名有慙色。末云詩家三昧。忽見前。屈賈在眼。元歷歷。天機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殆先我而言之矣。年來平江使院。與老友邵青門長晨夕揚扞。方思就所已造。廣所未能。而老已冉冉至。念之三歎。戊寅長夏。兒致筠心艷父兄倡和之樂。欲請學詩。因書此說付之。並記余學詩崖略於末。

跋

漫堂先生詩稿最富。余所得見者。一爲綿津山人集。一爲滄浪亭詩。而長公山言孝廉。又復工詩。蓋其先相國文康公白華堂詩。原本忠孝。故詩學之盛。萃于一門。無一語一字不足爲後生小子所矜式。今讀此編。家學淵源。洵不誣也。心齋張潮。



而菴詩話小引

徐子而菴所說唐詩。凡三百五篇。其與同學論詩。卽宋元人所謂詩話是也。余嘗取而讀之。大抵與金子聖歎所評唐才子詩相爲表裏。以分解爲主。以起承轉合爲法。余雖不知解數。然未嘗不知起承轉合也。以意逆之。其所謂解。當卽古文家所爲段落者是。夫段落之式。首爲起。次爲承者。其前段也。又次爲轉。末爲合者。其後段也。此不獨作詩爲然。凡種種文字。莫不皆然。而於五七言律。則獨有難焉者。蓋字數旣少。而亦必遵其法。未免束縛拘攣。不能自主。寧若他文之可以長短多寡任意爲之者乎。譬之東方曼倩。長九尺三寸。其耳目口鼻手足肢體。不能加多。侏儒長三尺餘。其耳目口鼻手足肢體。亦復不能減少。使善丹青雕鏤者。作數尺之像。固無難優爲之。苟縮而爲數分。則必如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始能以無厚入有間。然不可謂數分之人。遂可面置於下。而足置於上也。然則律詩分解。誠尤難於古風也哉。心齋張潮撰。

面
未
言
言
△
人

而菴詩話

吳縣徐 增子能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而菴曰。詩人自宋元來。而論詩者備矣。其去唐已遠。要皆得之揣摩。無有師承。規矩放失。至於今日。頽波莫挽。有志之士。爲之慨然。夫三百篇十九首之旨。固無有能晰之者。其論唐詩。輒曰雄曰渾。曰奇曰奧。曰新曰秀。曰高曰亮。總不出於才氣聲調之間。又極論對仗照應。重犯等。詩之道如是而已乎。議論愈繁。成就愈少。亦可以知其故矣。今之詩人。務求捷得。不從性情法律處下手。其所謂性情。非真性情。其所謂法律。非真法律。譬彼畫家。多蓄粉本。依樣葫蘆。以爲古人不是過。薄於自待。而并薄待古人耶。古人所作。皆由真才實學。其詩具在。斑斑可得而考也。識得古人。便可造得古人。余所說唐詩諸體。雖不能從萬花樓上出身。亦庶乎不淪殺於蓬菜盃中矣。

作詩之道有三曰寄趣曰體裁曰脫化。今人而欲詣古人之域。舍此三者。厥路無由。夫碧海鯨魚。自別於蘭苕翡翠。此古人之體裁也。唐人應制之作。皆合於西方聖教。此古人之寄趣也。少陵詩人宗匠。從熟精文。選理中來。此古人之脫化也。

夫作詩必須師承。若無師承。必須妙悟。雖然。卽有師承。亦須妙悟。蓋妙悟師承。不可偏舉者也。是故由師承得者。堂構宛然。由妙悟得者。性靈獨至。詩固非聊爾事也。騷人墨客。從而小之。則小。菩薩丈夫。從而大之。則大。故作詩而無關於內聖。勿作也。作詩而無關於外王。亦勿作也。有唐三百年閒。詩人若王摩詰之字字精微。杜子美之言言忠孝。此其選也。雖然。吾猶有憾焉。以摩詰天子不能統。杜陵宰相。杜陵宰相不能攝。摩詰天子。豈妙悟師承。詣有偏至。又豈內聖外王。道難兼至歟。竊見今之詩家。俎豆杜陵者比比。而皈依摩詰者甚鮮。蓋杜陵嚴於師承。尙有尺寸可循。摩詰純乎妙悟。絕無迹象。可卽作詩者。能於師承妙悟上究心。則詣唐人之域不難矣。

詩總不離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於天才得李太白。於地才得杜子美。於人才得王摩詰。太白以氣韻勝。子美以格律勝。摩詰以理趣勝。太白千秋逸調。子美一代規模。摩詰精大雄氏之學。篇章字句皆合聖教。今之有才者。輒宗太白。喜格律者。輒師子美。至於摩詰而人鮮有窺其際者。以世無學道人故也。合三人之所長而爲詩。庶幾其無愧於風雅之道矣。猶未也。學詩而止學乎詩。則非詩。學三家之詩而止讀三家之詩。則猶非詩也。詩乃人之所發之聲之一端耳。而遡其原本。何者不具足。故爲詩者。舉天地間之一草一木。古今人之一言一事。國風漢魏以來之一字一句。乃大而至兩方聖人之六經三藏。皆得會於胸中。而充然行之於筆下。因物賦形。遇題成韻。而各臻其境。各極其妙。如此則詩之分量盡。人之才能方備也。

詩本乎才。而尤貴乎全才。才全者能總一切法。能運千鈞筆。故也。夫才有情有氣。有思有調。有力有畧。有量有律。有致有格。情者才之醞釀。中有所屬。氣者才之發越。外不能遏。思者才之徑路。入於縹緲。調者

才之鼓吹。出以悠揚。力者。才之充拓。莫能搖撼。畧者。才之機權。運用由已。量者。才之容蓄。洩而不窮。律者。才之約束。守而不肆。致者。才之韻度。久而愈新。格者。才之老成。驟而難至。具此十者。才可云全乎。然又必須時以振之地。以基之。友以澤之。學以足之。夫披鮮挾藻。春華裕如。是時以振之也。雄視闊步。門業清高。是地以基之也。辨體引義。以致千秋。是友以澤之也。金聲玉振。以集大成。是學以足之也。復得此四者。而才始無弊。可稱全才矣。

詩須到家。所謂到家者。於古人詩中。路路都有。若止得一路兩路。則非到家。試看衲子沿門持鉢募糧。不知歷過多少人家。方滿得者个鉢子。到得煮熟時。氣味件件相和。至此田地。纔爲到家也。

夫詩自三百篇。以至於唐。體製不一。要自風會變遷之所致。吾等生千百載後。備觀前人所作。不探其志趣之所在。而徒求於字句聲口之間。無論其詩不似。卽極似矣。總無當處。此詩所以貴自得也。

天地之氣。日趨於薄。詩人之習。日就於容易便利。於是皆走活法而避

死法。所以去古愈遠。李北地云。不讀唐以後書。余謂欲學三百篇者。不當讀春秋以後詩。學五言與樂府者。不當讀魏晉以後詩。學近體者。不當讀晚唐以後詩。寒濫溢之門。堅上進之路。揣心致志。面如灰。鼻如水。十年廿年。討其消息。庶幾可詣其境也。

讀唐人詩。須觀其如何用意。如何用筆。如何裝句。如何成章。如何起。如何結。如何開。如何闔。如何截。如何聯。自有得處。

夫五言與七言不同。律與絕句不同。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不知連斷。則不成句法。不知解數。則不成章法。總不出頓挫與起承轉合諸法耳。卽蓋代才子。不能出其範圍也。

詩乃清華之府。衆妙之門。非鄙穢人可得而學。洗去名利二字。則學可得其半矣。

欲學詩。先學道。學道則性情正。性情正則原本得。而後加之以三百篇。漢魏六朝三唐之學問。則與古人並世矣。

學唐詩。先須鍊筆。到得伸縮如意。自有好詩作出來。

作詩如撫琴。必須心和氣平。指柔音澹。有雅人深致爲上乘。若純尙氣魄。金戈鐵馬。乘斯下矣。

學詩須從板實起。後來可得嶙峋。若遽事流動。便是應酬活套法也。今人詩要見好。所以工於字句之間。古人詩不要見好。所以妙於篇章之外。

論詩者以爲杜詩不成句者多。乃知子美之法失久矣。子美詩有句有讀。一句中有二三讀者。其不成句處。正是其極得意之處也。

作古詩最忌拖曳。復忌痛快。拖曳則冗長。痛快則罄盡。

古詩貴質朴。質朴則情真。又貴緊嚴。緊嚴則格老。

詩言志。古人善詩者。皆不喜以故事填塞。若填塞則詞重而體不靈。氣不逸。必俗物也。本地風光。用之不盡。或有故事。赴於筆下。卽用之不見痕迹。方是作者。

歌行尤重頓挫。下句尤要警策。用意尤要整密。收縱得宜。調度合拍。譬如跳獅子。鑼也好。鼓也好。獅子也跳得好。三回九轉。周身本事。全副

精神俱顯出來。方是善作歌行者。

詩乃人之行畧。人高則詩亦高。人俗則詩亦俗。一字不可掩飾。見其詩如見其人。

詩之等級不同。人到那一等地位。方看得那一等地位。人詩出。學問見識如碁力酒量。不可勉強也。

今人好論唐詩。論得著者幾個。譬如人立於山之中間。山頂上是一種境界。山脚下又是一種境界。此三種境界。各各不同。中間境界人論上境界人之詩。或有影子。至若最下境界人而論最上境界人之詩。直未夢見也。

作詩須思透出一路去。古人各自成家。不肯與人雷同。而今人端事摹倣。所以唐無漢魏之蹟。而今人多漢魏之膚。以此惑一時。則可。而遂欲傳後世耶。

作詩須學變。每一年變幾次。於詩自然有得。

唐律多有失銜者。以重解數故也。今人不知何故亦失銜。

失銜句讀去。有從高墜下的氣勢。方妙。

唐人不肯作次韻詩。亦爲解數故。

作古詩以解數爲主。然須變換。不然以四句板板排下去。有何生趣。

詩須到十分。今人儘有妙到九分。獨有一分不到。此一分不到。則九分終不到也。一分者。法是也。夫百丈之吳綾蜀錦。不知裁剪成服。而斜披橫纏於體。可乎。

昔之學詩者。病在冗濫。冗濫則禮樂不興。今之學詩者。病在橫厲。橫厲則干戈日起。關係世道。人心不小。

唐人有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一聯。人皆稱其佳。而不知其所以佳。余曰。此卽王摩詰東家流水入西鄰意。夫鴉翻楓葉而動者。却是夕陽。鷺立蘆花而明者。却是秋水。妙得禪家三昧。

作詩須被人罵過幾年。纔有進步。若追逐時好。以博一日之名。則朝華夕萎。不能久也。

或問余曰。詩如何作方得新。余曰。君不見古人之詩乎。千餘年來。常在

人目前而不厭。今人詩甫脫稿，便覺塵腐畢集。以古人學古，今人不學古，故欲新必須學古。

作詩須先攻一體，逐體次第而進，體體得手，方是作者。

大抵詩貴人說。曹子建何等才調，當時無有出其右者。人或有商榷，應時改定，故稱繡虎。

作詩第一要心細氣靜。

余嘗得佳句喜極，及至詩成時，却改到不見好處，方歇手。乃知古人爲了章法，塗抹佳句至多也。

詩到極則，不過是抒寫自己胸襟。若晉之陶元亮，唐之王右丞，其人也。嚴滄浪以禪論唐初盛中晚之詩，虞山錢先生駁之甚當。愚謂滄浪未爲無據，但以宗派硬爲分配，妄作解事。滄浪病在不知禪，不在以禪論詩也。恐人不解錢先生意，特下一轉語。

夫詩一字不可亂下。禪家著一擬議不得，詩亦著一擬議不得。禪須作家詩，亦須作家學。人能以一棒打盡從來佛祖，方是个宗門大漢子。

詩人能以一筆掃盡從來窠臼。方是个詩家大作者。可見作詩除去參禪更無別法也。

釋迦說法妙在兩輪。故無死句。作詩有對。須要互旋。方不死於句下也。詩貴有轉手。非熟於法者不能。

詩貴自然。雲因行而生變。水因動而生文。有不期然而然之妙。唐人能有之。

詩寫性靈。必先具清逸流麗之筆。然後煅煉至於蒼老。唐惟子美有之。有極娟秀者。有極老成者。天才學力。略無欵頭。似天平上兌出來者。作詩乃自己之事。畢竟依人不得。到得能不依人之日。人來依我。我依人乎哉。

臨下筆時。須以千古一人自待。作出來猶然落人牙。後世間人見識不高者。勿與他一般樣。

作詩人人稱好。畢竟有一人說不好。此一人可畏也。人人說不好。獨有一人稱好。此一人可恃也。吾平生立願。只要遇見此一人。生前不可

得待之身後可也。身後卽不可得待之千載後可也。古之詩有至今日而始見其好者。有至今日而始見其不好者。此要以本領見識爲主。勿以一時毀譽爲定評也。

聖歎唐才子書。其論律分前解後解。截然不可假借。聖歎身在大光明藏中。眼光照徹。便出一手。吾最服其膽識。但世間多見爲常。少見爲怪。便作無數議論。究其故。不過是極論起承轉合諸法耳。然當世己有鑑之者。余不敢復贅一辭也。

律分二解。二解合來只算一解。一解止二十八字。前解如二十七個好朋友。赴一知己之招。意無不洽。言無不盡。吹彈歌舞。飲酒又極盡量。賓主歡然。形骸都化。後解卽是前解二十八個好朋友。酬酢依然。只是畧改換筵席。顛轉主賓。前是一人請二十七人。此是二十七人合請一人也。

余三十年論詩。祇識得一法字。近來方識得一脫字。詩蓋有法。離他不得。却又卽他不得。離則傷體。卽則傷氣。故作詩者。先從法入。後從法

出能以無法爲有法。斯之謂脫也。

夫作詩必須心閒。顧心閒惟進乎道者有之。進乎道者。於其中之所有。無不盡知盡見。夫既力能爲之。便將此事放下。成木雞之德。然後臨作詩時。則我無不達之情。而詩亦無不合之法矣。昔昭文彈琴爲絕調。而口不言琴。是蓋有得於閒之一字者。

吾嘗語作詩者。須要向題意上透出一層。見識到那里。字句亦隨到那里。方有第一等詩作出來。

有佳句者。氣多不全。鍊句却是一病。然又不得不鍊。有意無意。斯得之矣。

學問到底不過一個實法。詩作到底亦不過在幾個字。求奇求異。總隔一層。古人詩着實費力。却在不費力上見好。往往然也。

詩無一定腔拍。只須爭落筆。第一句起頭一二字。尤要緊。

好詩須在一刹那上攬取。遲則失之。

無事在身。并無事在心。水邊林下。悠然忘我。詩從此境中流出。那得不

佳。

今人論詩輒云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此二語悞人不淺。吾觀古詩無一字無着落。須細心探討。方不墮入雲霧中。則將來詩道有興矣。花開草長。鳥語蟲聲。皆天地間真詩。能於此等處會意。則三百篇可學。何況唐人也。

學詩與學道無二。古人以道自樂。余觀詩至適意所在。覺天下之樂。無有踰於此者。人生天地間。那可一日離詩也。

解數及起承轉合。今人看得甚易。似爲不足學。若欲精於此法。則累十年不能盡。宗家每道佛法無多子。愚謂詩法雖多。而總歸於解數起承轉合。然則詩法亦無多子也。學人當於此下手。儘力變化。至於大成。不過是精於此耳。向來論詩。皆屬野狐。正法眼藏。畢竟在此不在彼也。

解數起承轉合。何故而知其爲正法眼藏也。夫作詩須從看詩起。吾以此法觀唐詩及唐已前詩。無不煥然照面。若合符節。故知其爲正法

眼藏無疑也。

跋

明人選唐詩爲世所通行者。一曰李于鱗唐詩選。一曰鍾譚詩歸。二者廊廟山林。未免偏有所重。偏有所重。則必偏有所廢矣。毋惑乎後人紛紛聚訟也。今而菴說唐詩。則不唯其文而唯其體。又爲選家闢一蹊徑。觀其詩話所云。蓋胸中確有所見。非徒爲大言以欺世者。讀者當自得之也。心齋居士題。



詩學纂聞

錢塘汪師韓杼懷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余於詩非童而習之也。少嘗偶爲之。而未嘗學。學在通籍以後。夫學則師古人已矣。因而博觀古人之作。沿波討源。粗有一知半解。閒與朋徒尊酒論文。凡以明體裁之辨。訂沿襲之訛。而無取乎一句一字之稱美。昔者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古之學詩。不必其自爲之也。然且不暇。荀子曰。善爲詩者。不說其爲用力於孝悌信者耶。宋後文人好著詩話。其爲支離瑣屑之談。十且六七。而余復尤而效之乎。余過矣。雖然。以志余過。上湖居士汪師韓自題。

三有

古今人說詩多端。約舉之則惟三有已耳。其始作也有感焉。詩以言志。而理情性也。後人兢兢於五忌八病。或日課一篇。或共疊一韻。有無病

而呻吟者矣。有在戚而嘉容者矣。志不存。性情不見也。其方作也。有義焉。周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大序謂之六義。有是義。則興於詩學。夫詩。漢魏唐宋之詩。皆可興。皆可學也。無其義。則賦之言鋪。頌之言誦。兩言盡矣。比興風雅。闕如也。六闕其四。未有其兩。獨存者也。鍾嶸詩品序論賦比興之義曰。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賦也。論興字別爲一解。然似以去聲之興字解爲平聲之興字矣。其既成章也。有我焉。一人有一人之詩。一時有一時之詩。故誦其詩。可以知其人。論其世也。若彼我之無分。後先之如一。闐闐混混。詩奚以進於經史哉。

四美四失

宋元後詩人有四美焉。曰博。曰新。曰切。曰巧。既美矣。失亦隨之。學雖博。氣不清也。不清則無音節。文雖新。詞不雅也。不雅則無氣象。且也切而無味。則象外之境窮。巧而無情。則言中之意盡。枯楊生華。何可久也。翰音登於天。何可長也。其旨遠。其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可與言詩。必也其通於易。

三百篇漢魏之作類多率爾造極故嚴滄浪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後人傳誦其語然我生古人之後古人則有格有律矣敢曰不學而能乎依法則天機淺憑臆則否臧凶離之兩傷此事固履之而後難也且夫詩尙比興必傍通鳥獸草木之名既不能無所取材則不可一字無來歷矣關關呦呦之情狀敦然沃若之精神夾漈特著論以明之其要歸於讀書而已傳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讀詩且不可不博依也而顧自比於古婦人小子之爲詩也哉

綺麗

魏文帝典論曰詩賦欲麗陸士衡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麗劉彥和明詩亦曰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以綺麗說詩後之君子所斥爲不知理義之歸也嘗讀東山之詩矣周公但言惛惛不歸及勿士行枚數言而已足矣彼夫蠋在桑野瓜在栗薪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近廬舍而鹿以爲場熠燿乃倉庚而螢以爲號未至而婦歎于室既至而親結其縞皆贅言也又嘗讀離騷矣屈子但言國無人莫

我知及指九天以為正。亦數言而可畢矣。彼夫駟玉蚪。戒鸞皇。飲咸池。登閬風。索慮妃而求簡狄。占靈氛而要巫咸。始之秋蘭秋菊。終之瓊佩瓊糜。皆空談也。是則少陵之傑句。無如老夫清晨梳白頭。昌黎之佳作。莫若老翁真箇似童兒。一二三四五六七。固唐賢人日之著題。枇杷橘栗桃李梅。且漢代大官之本色。香山長慶集。必老嫗可解也。鄭谷雲臺編。必小兒可教也。古樂府之魚戲。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浣花集之杜鵑。有杜鵑東川無杜鵑。西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元劉仁本之蕨萁。東山有蕨萁。南山有蕨萁。西山有蕨萁。北山有蕨萁。明袁中郎之西湖。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臥。江陵去揚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百。所有二千在。蘇之靜坐。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同一眞率也。刻畫而有唐之盧延遜。坦易而有明之莊定山。幾於風雅掃地矣。窅窅乎思乙若抽。淵淵乎言長不足。起輪困之調。揚縹渺之音。典論文賦之言。竊謂未可盡非也。

詩集

詩有一人之集。止一題者。阮步兵集四言十三篇。五言八十篇。其題皆曰詠懷。應休璉詩八卷。總謂之百一。李夔亦有百一詩集二卷。再如王

建宮詞百有四篇錄出別行

宋王珪亦有宮詞又合二王花藥夫人為三家宮詞和凝宋白張公庠周彥質王仲修有五家宮詞合三家五家又益以宣和

御製及胡偉為十家宮詞

羅虬比紅兒詩此外別無他作是也詩有一集止為一事者

梁元帝為燕歌行羣下和之有燕歌行集唐睿宗時李適送司馬承禎

還山詩朝士和者三百餘人徐彥伯編而序之謂之白雲記宋朱壽昌

為蒲州俸士大夫作詩送之有送朱壽昌詩三卷是也詩有一集止一

體者崔道融唐詩二卷皆四言詩是也詩有數人倡和因繼而彙為一

集者白香山與元稹劉夢得有還往集因繼集元劉又與李文饒有吳

越唱和集李逢吉韓琪令狐楚之斷金集皮日休陸龜蒙之松陵集段

成式溫庭筠崔皎余知古韋蟾徐商諸人之漢上題襟集是也宋以後

尤不可勝數

宋如洪皓張邵朱弁使虜得歸集道間唱和之作名輜軒集東坡守穎與趙令時德麟陳師道無已唱和有汝陰唱和集李時亮與陶弼相廣和有李陶集朱子與張敬夫林

擇之有南岳倡酬集

至如詩體相同者元白之為元和體溫李段之為三十六體

李溫

段三人皆行第十六

俱非有成書也逮宋而楊大年與錢劉號江東二虎詩宗李義

山體謂之西崑體大年復編敘十七人之詩為西崑酬唱集

十七人者楊億大年錢惟

演希聖劉筠子儀李宗諤昌武陳越損之李維仲方丁謂公言刁衍元賓張詠復之舒雅子正錢惟濟巖夫鼂迥明遠崔遵度堅白薛映景陽又任隨劉隴劉秉其字俱無考

呂居仁推黃

無錫丁氏校刊

山谷爲詩家宗祖而合二十五人之作爲江西詩派

二十五人者陳師道無已潘大臨邠老謝逸無逸洪

明龜父洪芻駒父饒節德操徐俯師川林敏修子來洪炎玉父汪革信民李錚希聲韓駒子蒼李彭商老龍冲之叔用江端友子我揚符信祖謝邁幼槃夏倪均父林敏功子仁潘大觀仲達王直方立之高荷子勉呂本中居仁釋祖可此則唐以前所未有也詩有和古一人之詩成集者東坡

和陶集是也明童冀中州張楷式之周詔希正俱有和陶集楷又有和唐集

雜擬雜詩之別

選詩以雜詩雜擬分爲二類雜詩者十九首蘇李詩及諸家雜詩是也

李善注曰雜者不拘流例遇物卽言故云雜也雜擬者凡擬古倣古諸詩是也擬古類取往古名篇規

摹其意調其止一二首者既直題曰擬某篇而其擬作多者則雖概題

曰擬古仍於每篇之前一一標題所擬者爲何篇此所以別於詠懷詠

史七哀百一感遇遊仙招隱雜詩也文選所載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

所擬者行行重行行今日良宴會迢迢牽牛星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明月何皎皎蘭若生朝陽青靑陵上柏東城一何高西北有高樓庭中有奇樹明月皎夜光十二篇謝康樂擬魏

太子鄴中集詩八首所擬者魏太子王粲陳琳徐幹劉休元擬古詩二首所擬者行

明月何皎皎所擬者古離別李都尉從軍班婕妤好詠扇魏文帝遊宴陳江文通雜體詩二十首所擬者古離別李都尉從軍班婕妤好詠扇魏文帝遊宴陳

明月何皎皎二篇詠懷張司空離情潘黃門述哀陸平原羈宦左記室詠史張黃門苦雨劉太尉傷亂盧中郎感交郭宏農遊仙孫廷尉雜述許徵君自序殷東陽興囑謝僕射游覽陶徵君田居謝臨川遊山顏特進侍宴謝法曹贈別

王徵君養疾袁太尉從駕謝光祿交遊鮑參軍戎行休上人怨別三十篇

無不顯然示人。是以謂之擬。此意後人不識

也。今觀唐以後詩，凡所謂古風古意古興古詩與夫覽古詠古感古倣

古紹古依古諷古續古述古者，都不知其所分別。古人名作，惟鮑明遠

擬古八首，陶靖節擬古九首。

靖節東方有一士一首容齋三筆云此篇當另為一題不在擬古之例

未嘗明言所擬

何詩，然題曰擬古，必非若後人漫然為之者矣。

鮑集別有紹古辭七首學古一首古詞一首又有擬阮公夜中不能

寐擬青青陵上柏各一首學劉公幹體五首學陶彭澤體一首

李杜之集，李有擬古，杜有述古。

韓文公有古意古風二首俱是七言雖俱

不言所擬，然李之擬古，乃在古風二卷之外，而杜稱李陵蘇武是吾師。

夫豈率爾操觚者耶？有唐一代，惟韋蘇州擬古八首，古意獨存，如辭君

遠行邁。

擬行行重行行

黃鳥何關關。

擬青青河畔草

綺樓何氛氳。

擬西北有高樓

嘉樹靄初綠。

擬庭前月有奇樹

滿秋夜長。

擬明月皎夜光

春至林木變。

擬凜凜歲暮

有客天一方。

擬客從遠方來

白日淇上沒。

擬明月何皎皎

後人刻章詩者，但存擬古之題，而於每首所擬篇名，概從刪削。後人遂

不知其旨趣所在。後人所作，其謂之擬古，謂之雜詩，一而已。豈知擬古

與雜詩原自有別。雜詩從其異，故六子皆有雜詩，而義各不同。雜擬從

其同。故謝陸諸人皆依古以為式也。宋洪文惠迺擬古詩，每篇首句直

用古詩。如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迢迢牽牛星。青青河畔草等作。詞未爲工。而古意不失。錢希白作擬唐詩百篇。自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於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有事疏。斯亦見之本傳。然僅於許顓詩話。見其擬張籍。上裴晉公。及擬盧仝二詩。顓謂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餘詩未之見也。明薛蕙亦有擬古詩。王弇州四部稿。又倣江薛作擬古七十首。自李都尉至休上人。凡二十九。廣自蘇屬國至韋左司。凡四十一。而闕古別離一章。欲另爲後十九首。故不更擬。至如高彥恢擬唐諸作。雖云得聲調。而遺神明。不可謂非古人之用心矣。乃若永樂間慈谿張楷式之。有和唐集竹垞詩話。謂不獨律詩踵韻。至歌行古風并上句亦和之。同時餘姚陳贄維誠亦然。其集未見。然觀竹垞謂人雖至愚。不愚於此。則夫塵容俗狀。又不可不知所戒也。

按四部稿無後十九首。又宏治中吳江崔澂淵甫有和唐詩三百七

十餘首

樂府

七言律詩。卽樂府也。舊唐書音樂志載享龍池樂章十首。一姚崇。二蔡

孚。唐文粹亦作姚崇三沈佺期。四盧懷慎。唐文粹亦作沈佺期五姜皎。六崔日用。唐文粹作姜皎七蘇頌。

八李义九姜晞。十裴瑾。唐文粹作姜晞十一人之作。皆七言律詩也。沈佺期盧家少

婦一詩。卽樂府之獨不見。陳標飲馬長城窟。亦是七言律詩。謝偃新曲。

崔融從軍行。蔡孚打毬篇。俱直是七言長律。楊升庵草堂詞選序曰。唐

人之七言律。卽填詞之瑞鷓鴣也。宋陳文僖彭年送申國長公主爲尼七律湘山野錄云都下好事者以鷓鴣天曲聲歌之七言

之仄韻。卽填詞之玉樓春也。仄韻七言絕句三首嘗考二百篇之聲歌。亡於東漢。曹

平劉表獲漢雅樂郎杜夔能識舊樂惟得鹿鳴鶉虞伐檀文王四篇而絕於晉。魏太和中左延年改鶉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只鹿鳴篇常作至晉泰始五年苟

易更作行禮詩而鹿鳴亦絕漢魏之樂府。亡於東晉。賀循云自漢氏以來依倣此樂自造新詩而已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難以意言變於

唐宋之長短句。日知錄云至唐而舞亡至宋而聲亡按宋史外國傳云夏之樂器與曲則唐也然則宋之聲亡蓋亡於中原而不亡於外國矣而亂於金元

之南北曲。前此文心雕龍。雖分詩與樂府爲二。日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然其

論元成以後之樂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又論子建士衡之篇。俗稱

乖調。奈何後之擬樂府者。妄用填詞之法。以求合。而如賀裳黃公載酒

園詩話中有樂府古詩。不宜並列一條云。凡編詩者。切不宜以樂府編

入七言古。豈知所謂樂府者。古詩亦是。律詩亦是。既不知其音。何從議

詩學纂聞五無錫丁氏校刊

其體乎。且七言古固從樂府出者也。漢代所傳大風歌，謂之三侯之章。垓下歌，謂之力拔山操。其他曰歌，曰行，曰操，曰辭，未有不可被之絃管者。至唐始有徒詩者耳。竊謂今人於詩，不妨以古樂府之題寫我胸臆。劉彥和曰：樂心在詩。而不必兢兢句字閒也。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四韻長歌

杜集行次鹽亭縣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君云。長歌意無極，好爲老夫聽。此詩四韻耳，而謂之長歌。解者以爲節短韻長。按樂府有長歌行，短歌行，言人壽命長短，初非辭句多少之謂也。公詩當是用此。

柏梁體

文心雕龍云：聯句共韻，柏梁餘製。按困學紀聞曰：列女傳式微二人之作，聯句始此。然則聯句自三百篇已有矣。今人以七言每句用韻者爲柏梁體。豈知每句用韻，創於虞廷之賡歌，而盛於詩。若風之卷耳。後三章

考槃清人還著十畝之間，月出素冠雅之車攻。前三章及七章頌之長發。前五章皆

是特非七言耳。七言如吳越春秋所載樂師扈子窮劫之曲十八句。昭楚

王反 采葛婦何苦之詩十三句。句踐 歸國 越軍河梁之詞十句。句踐 伐吳 雖似趙

長君擬作亦後漢人也。漢高祖大風歌在柏梁前。魏文帝燕歌行在柏

梁後。至如拾遺記皇娥白帝子兩歌。遠在少昊時。明是王子年偽撰。晉

人筆耳。

回文 集句 賦得 限韻 次韻

文心雕龍云。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又傅咸有回文反覆詩。咸字長虞 休奕之子 溫

嶠有回文詩。詩苑類格謂回文出於寶滔妻。非也。困學 紀聞 元陳繹曾詩譜

謂傅咸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皆集詩經語。或謂集句起於王安石。非

也。明馮惟訥詩紀統論云。劉琨有胡姬年十五。沈約有江籬生幽渚。謂

古詩為題。自梁元帝始者。非也。按元帝有賦得涉江采芙蓉及 蘭澤生芳草蒲生我池中等作 北齊劉晝緝綴一

賦。名為六合。魏收譏其愚。集句之賦。後世所無。康熙閒有僧中洲京口

人住黃山三十年。集成語為黃山賦。凡八千七百三十三言。毛西河極歎賞

之。為序以傳。至若詩家直說。謂梁武帝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始為押

韻。太子謂 簡文帝 按當時和詩祇是同所用十韻。非若後人之次韻也。次韻創自

詩 學 卷 六 無錫丁氏校刊

元白元微之上令狐相公詩啓云某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觀此可知次韻之名由此起矣若限韻爲詩古人謂之賦韻亦曰成韻如曹景宗之競病二字及容齋續筆所稱後主文集內之得某某幾字凡數十篇是也

詩句

詩不以句之多寡論也然三百篇之詩章八句者爲多外此則十二句而止耳唐律限以八句雖體格非古不可謂非天地自然之節奏也風雅之詩獨賓之初筵一詩有多至章十四句者至若烈文有瞽俱十句執俱十句競俱十句載見俱十句時邁俱十句臣工俱十句離俱十句闕宮俱十句那俱十句烈祖俱十句玄鳥俱十句良耜俱十句言寫志不必殷勤者也近有作詩話者謂齊梁以來樂府限以八句不復有詠歌嗟歎之意夫齊梁以來樂府固是不如漢魏然其所以不如者豈八句之謂且亦何嘗限以八句哉未之考耳

頌可無韻

頌者詩之一體。而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韓文公伯夷頌。皆不用韻。因思周頌之文。多有求其韻而不得者。後儒強爲叶之。恐是本無韻也。此義古人未曾言及。顧寧人雖謂詩有無韻之句。亦但指一句。非謂全篇。且不專指頌也。

史記贊用韻

史記贊往往有用韻者。若南越尉佗傳。循吏傳兩贊。人共知之。又若魏其武安侯列傳一贊。其用亦顯然者。前以變遜亂爲韻。中以權賢延言爲韻。後以哉來爲韻。

古賦用韻法

揚子雲甘泉賦。其八神奔而警蹕兮。以下五韻。下以裝梁攘肱章五字。與行兵狂三字共一韻。而其上句前則以蹕戚叶。後則以轄沓合叶。蓋因一韻有三四句。故用隔句用韻之體。其源雖出於詩之兔宜魚麗。而在賦體之兩句一韻者。未嘗有也。左太沖魏都賦。其軍容弗犯以下四

段每段收句云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此句上以毅室肆為韻而實聞二字相叶又以引起下三段則干木之

德自解紛也。此句上以遐羅戈為韻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此句上以山軒蕃為韻張儀張祿亦

足云也。此句上以厄策敵為韻蓋每段八句前六句各自為韻而收句用聞紛芬云

四字又共為一韻後人作賦不解是法矣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之亂凡

七段每段三句上二句四言下一句不算兮字只三言首段三句宮崇

鴻三字共一韻次段上二句釐嶷二字為韻第三句崑字又與首段鴻

字為韻三段上二句蹇嵯二字為韻四段上二句藹靄二字為韻而此

兩段之第三句傾冥二字又共為一韻五段三句蔚瑋畧三字又共一

韻與首段相同至六七兩段惟各第三句有朽二字為韻其上二句皆

無韻後來唐人有效之者通體一例似此首腹尾變換者無有也

通韻

律詩不出韻古詩可用通韻一定之理也近乃有上江詩人作詩話謂

五古可通七古不可通其說尊杜謂杜詩七古通韻者僅數處必是傳

寫之訛以余考之殊不其然杜詩七古如王宰畫山水圖歌中段用東

韻而中有雲氣隨飛龍句。又君不見簡蘇徯用東韻而有一斛舊水藏蛟龍句。歲暮行亦東韻而云今年米賤大傷農。又云割慈忍愛還租庸。龍農庸三字皆冬韻也。醉爲馬墜一篇及暮秋枉裴道州手札之前半。又久雨期王將軍不至之前半。俱屋沃通用而久雨詩又有云。人生會面難再得。得在職韻本不通而叶用也。又如陪王侍御登東山最高頂。中用腫韻而云四坐賓客色不動。乃董韻也。古柏行末段用送韻而云萬牛回首邱山重。又云古來才大難爲用。重用俱宋韻也。病後過王倚飲用霰韻而云多病沈年苦無健。乃願韻也。若夫悲陳陶用紙韻而末云日夜更望官軍至。乃寘韻。寄狄明府用薺韻而中云太后當朝多巧計。乃霽韻。是又上去兩聲通轉矣。蓋韻雖可通亦不可雜。凡唐人詩皆然。豈獨杜詩亦不獨七言爲然矣。今謂杜詩七古無通者。杜集具在。豈皆錯誤耶。且當時李杜並名。李詩通韻者多矣。後人並稱杜韓。韓詩亦有之矣。况七言不始於唐。自漢魏以來有之。漢魏之七言。其用韻與五言同也。何爲少陵有心立異乎。詩話又謂七古通韻始於蘇詩。余觀廬

陵宛陵半山山谷無不通韻。其他尤不勝數。何得獨咎蘇詩。竊觀古人之作。其長篇一韻到底者。多不通韻。而轉韻之詩。乃有通韻者。蓋轉韻用字少。故反不拘。不轉韻者用字多。故因難見巧。由是推之。如江佳文咸等窄韻。不肯通。其東冬魚虞刪先庚青等寬韻。則常通。又如陽韻無通。而有江庚韻內數字可通。尤韻無通。而有魚虞韻內數字可通。亦此意也。然此亦文人之見。若論其理。但要下字確不可易。苟確矣。雖通何礙。若其勉率支湊。雖不出韻。何取。卽如青蓮灞陵行之結處用庚韻。而云黃鸝愁絕不忍聽。聽在青韻。昌黎記夢之起處用元韻。而云百二十刻須臾閒。閒在刪韻。設欲改去聽字閒字。卻用何字耶。

長篇轉韻一氣

鮑明遠梅花落一篇。前云中庭雜樹多。偏爲梅杏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以上麻韻也。後云露中能作實。搖蕩春花媚春日。念爾零落逐寒風。徒有霜花無霜質。以上質韻也。霜中露中一氣轉韻。求之前人。若漢饒歌戰城南一章云。梁築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種。君何食。

願爲忠臣。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以得字叶上北食。而思字卻從轉韻。後則太白扶風高士歌云。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爲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亦其體也。

七言轉韻首句

七言古詩轉韻。漢張平子思元賦系詞。其肇端矣。轉韻之首句。古無不

用韻者。惟江總持詩。有雲聚懷清四望臺。宛轉來時向月別姮娥。新入姬人應令

二句無韻。此在唐以前者。唐七古以少陵爲宗。少陵集中惟先生有道

出羲皇。醉時或從十五北防河。兵車君不見東吳顧文學。醉歌先帝侍

女八千人。舞劍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桃竹憶昔霓旌下南苑。江哀

頭此六處轉句無韻。其他名人集中。偶一有之。如太白之匈奴以殺戮

爲畊作。戰城南喬知之之南山羣羣兔絲花。古意和東坡之不羨白衣作三

公。賀朱壽昌虞伯生之丹邱越人不到蜀。題墨圖中風景偶相似。柯博等

是也。然一篇中。只偶一句耳。今人有至連轉皆出韻者。竟與四言五言

一例。音節乖舛甚矣。

律詩通韻

律詩亦有通韻。自唐已然。而在東冬魚虞爲尤多。如明皇餞王陵巡邊長律。乃魚韻。次聯用符字。十聯用敷字。符敷皆虞韻也。蘇頲出塞五律。乃微韻。次聯用麾字。則支韻也。杜陵寄賈嚴兩閣老五十韻。乃先韻。末句用騫字。則元韻也。又崔氏玉山草堂七律。乃真韻。三聯用芹字。則文韻也。劉長卿登思禪寺五律。乃東韻。三聯用松字。則冬韻也。戴叔倫江鄉故人集客舍五律。乃冬韻。三聯用蟲字。則東韻也。閻邱曉夜渡淮五律。乃覃韻。次聯用帆字。則咸韻也。魏兼恕送張兵曹五律。乃東韻。首聯用農字。則冬韻也。宋若昭麟德殿長律。乃東韻。四聯用濃字。五聯用宗字。濃宗皆冬韻也。耿漳紫芝觀五律。乃冬韻。首聯用風字。則東韻也。釋澹交望樊川五律。乃冬韻。首聯用中字。則東韻也。至如李賀追賦畫江潭苑五律。雜用紅龍空鐘四字。此則開後人轆轤進退之格。詩中另爲一體矣。其東韻之有宗字。魚韻之有胥字。必是唐韻原是如此。非屬通韻。如耿漳詣順公問道五律之末聯。王維和晉公扈從溫湯長律之第

八聯。楊巨源《聖壽無疆》詞長律其八之末聯。司空曙和常舍人集賢殿長律之第三聯。俱用東韻。而有宗字。李白《鸚鵡洲》一章。乃庚韻而押青字。此詩唐文粹編入七古。後人編入七律。其體亦可古可今。要皆出韻也。元人律詩通韻尤多。名家之集。如元遺山《望王李歸程》。乃虞韻。中聯用徐字。寄楊飛卿。乃冬韻。中聯用蟲字。華不注山。乃刪韻。末聯用寒字。虞伯生《還鄉》。乃支韻。末聯用如字。薩天錫五言。如寄石民瞻。之用庚青。七言如酌桂芳庭。之用青蒸。皆是進退格。至五言寄王御史。乃真韻。而首聯用垠字。七言病中夜坐。乃文韻。而末聯用喧字。又如楊廉夫《益府白兔》。用寒刪。出都其二。用支微。喬夫人《鼓琴》。用庚青。亦皆進退格。至如嬉春體。楊子休官一章。前四句用刪韻。還山二字。後四句用寒韻。彈殘二字。直是轉韻律詩矣。是則通體通韻者。唐以後人尤多。或是古韻。或是誤記。或另一體。非可概論也。唐律第一句。多用通韻字。蓋此句原不在四韻之數。謂之孤雁入羣。然不可通者。亦不用也。進退格。乃是兩韻相閒而成。亦必韻本相通。非可任意也。

七言律有散體

唐人五言四韻之律多不對者。七言無之。乃有七言長律而不對者。如

李義山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夢後作

初夢龍宮寶鏡然瑞霞明麗滿晴天旋成醉倚

蓬萊樹有箇仙人拍我肩少頃遠聞吹細管聞聲不見隔飛烟逡巡又過瀟湘雨雨打湘靈五十絃瞥見馮夷殊悵望蛟綃休賣海為田亦逢毛女無慆極龍伯擊將華嶽蓮恍惚無倪明又暗低迷不已斷還連覺來正是平階雨獨背寒燈枕手眠此詩調諧響協。若編入古體。則凡筆力孱弱者皆得援以藉

口矣。故斷其為長律而無疑也。至馮鈍吟謂義山有轉韻律詩。此乃指偶成轉韻一篇。特古詩之調平而似律者耳。

謝詩累句

謝靈運詩。鮑照比之初日芙蓉。湯惠休比之芙蓉出水。敖陶孫比之東海揚帆。風日流麗。至梁太子與湘東王書。既謂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且謂時有不拘。是其糟粕矣。而必先言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鍾嶸詩品。既見其以繁蕪為累矣。而乃云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後人刻畫山水。無不奉謝為崑崙虛。不敢異議。甚矣。其耳食也。文中子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此泛

言文耳。南史齊武陵王煜詩學謝靈運體。以呈高帝。帝報曰。見汝二十

字。諸兒作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

宗尙。顏延之抑其次也。其稱述安仁士衡延之。蓋不免局於時尙。而謂

康樂不辨有首尾一語。卓識冠絕千古。余嘗取其全集讀之。不但首尾

不辨也。其中不成句法者。殆亦不勝指摘。四言如居德斯頤。積善嬉謔。

又云。悲至難鑠。又云。戚戚懷痾。俱善韶樂牢膳。豈伊攸便。隴西六言如

循聽一何轟轟。又云。誠知運來詎抑。俱上五言如邇朱白卽賴。近縞潔

必阜。又云。心曉形迹略。略邇誰能了。俱相鼻感改朔氣。眼傷變節榮。悲

行和樂隆所缺。戲馬臺寡欲罕所闕。鄰里節往感不淺。感來念已深。晚出射堂

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登池上樓按此韻文選刪去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湖中瞻眺情

用賞爲美。斤竹天枉特兼常。廬陵王墓下貞休康屯遭。還舊園作顧望脰未悵。登臨海嶠

醜狀不成惡。初發郡鑑止流歸停。初去郡成貨遂兼茲。石首城所云成貨乃用老子善貨且成自己

爲誰纂。道路憶山中寡欲不期勞。田南樹園激流植援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石門新營容心

非外獎。又云。豈顧乘日養。擬鄴中集詩王粲急觴盪幽默。陳琳棲集建薄質。又云。清

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徐官渡則一卒。應愛深憂在情。又云。連統塍埒

并。白石墀瑣有凝汗。詠憑雲肆遙脈。延州權去朝。入東晨遊肆所喜。又

云。樵拾謝西芘。遊嶺極目睽左闊。迴顧眺右狹。登上成不得巖上泯。臨以

上皆其句不成句者也。其詩好用易詞。而用輒拙劣。如登綠嶂山詩云。

盡上貴不事。履二美貞吉。湖中瞻眺詩云。解作既何感。升長皆丰容。此

猶其通順者也。他若水流程就濕。火炎同歸燥。相逢否桑未易繫。泰茅

難重拔。折楊洊至宣便習。兼山貴止託。富春常佩智方誠。媿微富教益。

種桑智方乃用易無不拙劣强湊。而王敬美乃云。曹子建後作者多能入史

語。不能入經語。謝康樂出而易辭莊語。無不為用。王漁洋引此語於池

北偶談。且謂用經固以康樂為主。不知指其用經何句也。其詩又好重

句疊字。如云。騫人感淑節。緣感欲回沈。悲哉朽貌改鮮色。悴容變柔顏。

變改苟催促。容色烏盤桓。長歌否桑未易繫。泰茅難重拔。桑茅迭生運。

語默寄前哲。折楊茗茗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誓垂經綸。

下又接云。委講綴道服。改服康世屯。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述祖中

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其二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七里楚人心昔絕。

越客腸今斷。斷絕雖殊念。俱為歸慮歎。道路憶山中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

攢念攻別心。旦發清溪陰。登臨海嶠火逝首秋節。明經弦月夕。月弦光照戶。

秋首風入隙。七夕詠牛女凡皆噂查了無生氣。至其押韻之字。雜湊牽強。尤有

不可為訓者。池塘園柳之篇。白雲綠篠之作。亂流孤嶼之句。雲合露滋

之詞。披沙撿金。寥寥可數。何仲默謂古詩之法亡於謝。洵特識也。獨不

當先謂詩溺於陶耳。明史文苑何景明傳其持論謂詩溺於陶謝力震之古詩之法亡於謝文靡於隋韓力震之古文之法亡於韓按謂文亡於韓亦謬

江文通雜體詩拙句

江文通雜擬三十首。自謂無乖商榷。後人每效為之。觀其詞句多有可

議。如魏文帝遊宴云。淵魚猶伏蒲。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易出聽為伏蒲則意晦陳思王贈友云。日夕

望青閣。以青樓為青閣豈非湊韻又云辭義麗金賸。易金玉為金賸亦湊韻也劉文學感遇云。橘柚在

南園。因君為羽翼。以羽翼說樹為就韻故耳王侍中懷德云。嚴風吹若莖。文選注以若莖為若木斯可笑矣然

如作杜若之若亦未遂率爾也嵇中散言志云。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下句不知其指潘黃門述哀

云。徘徊泣松銘。松是松楸銘是誌銘二字相連則詞不貫張黃門苦雨云。水鶴巢層葦。注云巢層葦未詳按此不過謂

水鳥入居人屋不必有本也而詞則支綴

郭宏農遊仙云隱淪駐精魄

此用江賦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之精魄即郭璞語也合成一句則乖隔

又云矯掌望煙客

煙客二字後人愛其鮮新當時則生造耳

孫廷尉雜述云憑軒詠堯老

堯及老子也然不倫

矣又云南山有綺皓

綺里季特四皓之一何獨摘舉

又云傳火乃薪草

用莊子為薪火傳之語而草字湊韻

陶徵君

田居云稚子候檐隙

易候門為候檐隙語病

謝臨川遊山云石壁映初晰

初晰即初陽之謂故以對晨震

然無解於趁韻

顏特進待宴云瑤光正神縣

赤縣神州豈可摘取神縣二字

又云山雲備卿霽池卉具

靈變

因改靈芝為靈變遂并卿雲亦改卿霽

又云巡華過盈瑱

以盈尺之玉為盈瑱用對兼金拙劣

謝法曹贈別云覲

子杳未偃欵睇在何辰

意本淺而故為拙滯

王徵君養疾云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詎

緇未黷詎緇拙滯

袁太尉從駕云雲旆象漢徙

漢徙謂如天漢之轉亦支綴矣

謝光祿郊遊云徙樂逗

江陰

樂者行樂也加徙字則拙

又云煙駕可辭金

置身煙景而金印不足羨也然詞拙而晦

三十首中燕詞累句

居其半史稱淹在禪靈寺夢張景陽索去正錦宿冶亭又夢郭璞索去

五色筆自爾才盡後人震於其名莫之敢指耳他若謝惠連秋懷之頗

悅鄭生偃

鄭用後漢鄭均事偃謂偃仰也

范彥龍贈張徐州之何獨顧衡闈

改門為闈特以趁韻

劉休元

擬行行重行行之遙遙行遠之歐陽堅石臨終之子欲居九蠻文選所

錄類此甚多要皆不足為法也

杜詩字句之疵

詩至少陵謂之集大成然不必無一字一句之可議也讀其全集求痕

覓瑕亦何可悉數即如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望嶽起輕佻失體利涉想蟠桃

臨邑舍弟書至以臨邑近海而用蟠桃豈非湊韻更尋嘉樹傳冬至懷李白傳字湊搭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又

云門闌多喜氣女婿近乘龍李監宅此二韻俱俗調道逢麴車口流涎飲中八仙歌形容失體殘

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贈韋左丞卷下筆有神等句相比夸鄙兩失翠柏深留景紅梨迥

得霜真元皇帝廟深迴二字開後人據句陋派雲泥相望懸送章書記公與書記何至雲泥失體卑枝低結子何將軍山林卑低

才兼鮑照愁絕倒簡薛華絕倒說愁要同輦隨君侍君側哀江頭同隨侍三字疊出楊升菴雖為解之

此輩感恩至羸倂何足操官軍臨賊境律中忽兩句不對掖垣竹埤梧十尋題省埤壁垣埤雜

出或曰垣竹埤梧高皆十尋或曰掖垣傍竹埤之梧高有十尋要於句法皆劣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曲江對酒細逐時

兼開俗派作尉窮谷僻白水崔少府高齋窮僻雜出我貧無乘非無足偏側行俚率酒酣懶舞誰能拽

詩罷長吟不復聽題鄭著作下三字支湊成句第五橋頭流恨水黃陂岸北結愁亭同上

恨水愁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螢同上上句稍絕重復下句粗派數金憐俊邁

不歸數金或謂當作數齡然與對句總角愛聰明合掌矣或謂數讀上聲因首句云河間尚征伐故用數錢以應河間此二句畢竟費解長懷十九泉秦州雜詩其十四仇池有泉

九十九眼刪去八十壁色立積鐵鐵堂峽五仄似疊韻調啞文章差底病赴青城縣或以差讀楚懈切謂病除也言雖有文章差得何病乎或以差是

差錯病如聲病言文章之不利差在何病乎或以文章何救於貧雖各異解要是語不分明生次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春水

興莫過詩可惜開後人蒼稜白皮十抱文海棕行十字觀者貪愁掣臂飛畫角

知天大望兜率寺此句上下不接或以樹密為解或謂佛尊於天或謂以呼天者呼佛要皆曲解金壺隱浪偏陪李梓州泛江同舟昨

夜何由得送辛員外何留門月復光臺上侍涼字留久客應吾道舍弟歸草堂詞不達意

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八哀鄭虔鍾謂鍾繇鍾會父子顧或謂野王或作虛字皆似支湊青袍白馬有何意同上

顏諸將愁歸楫生衣臥寄韋有夏下三字不貫串或云楫生水衣而猶臥波乃曲解也黃鶯並坐交愁溼白鷺

羣飛太劇乾遣悶戲呈並交爆嵌魑魅泣崩凍嵐陰呖火爆嵌崩凍字太造作被喝味

空頻熱詞不達意滿坐涕潺湲又云伏臘涕漣漣夔府詠懷叢菊兩開他日淚孤

舟一繫故園心秋興兩開白頭吟望苦低垂同上望萬古雲霄一羽毛

詠懷古迹句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雞俗調似頌書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要

紆曲而無著

期嚴明府下
起居八座太夫人。送柏別駕俗調
敢居高士差。柴門差字費解或云敢猶豈敢差是肩差累矣

時今夕會。江樓夜宴時今夕重疊
一枕帶還相似柴荆即有焉。移居東屯對句下三字湊韻
無食無兒一

婦人。呈吳郎俚句
無數春筍滿林生。三絕句無數滿字重出
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

卷餘。柏學士茅屋古割裂下句開餘不貫
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同上似村塾中語且五車萬卷疊

出歡劇提攜如意舞喜多行坐白頭吟。舍弟赴藍田歡劇喜多字嫌合掌
發日排南喜傷神

散北吁。續得觀書南喜北吁不成語
經過憶鄭驛。舟中寄鄭審驛字無著
勞生繫一物。迴棹一物何所指
以上所

錄皆人所共見者然固無害於杜之大也擬諸聖人其亦猶周公之過

孔子之不悅於子路歟

杜有變文軼事

杜詩用字有變文取意者如與嚴二郎奉禮一首云別君誰暖眼暖眼

無人乃為冷眼者衆也可歎一首云近者抉眼去其夫河東女兒身姓

柳抉眼非即反目之謂乎其述時事每有史所不載者裘氏箋注所考

如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一首云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鼎為鄴

州刺史而岐陽之死不知其何以死也又秋日荆南寄薛尚書云塗口

師仍會函關憤已據薛景仙於收東京時會師滄口史無此事乃亦有使事顯然而後人故爲曲解如過南嶽入洞庭湖云才淑隨廝養分明是用樂府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而後人注杜顧引蒯通傳云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

漢書注廝取薪者養養人者也

因泥看隨字無及邯鄲事者耳

論杜戲爲六絕

杜集戲爲六絕乃公論詩之詩而人多不明其句法如首章云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乃詰問之言今人詆毀庾信之賦豈前賢如庾者反畏爾曹後生耶次章云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輕薄爲文四字乃後生哂四家之語非指後生輩爲輕薄人也三章云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漢魏近風騷五字相連言盧王亦近風騷但劣于漢魏之近風騷耳又一解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九字相連言盧王比之漢魏則劣然其於風騷之旨則近矣五章云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辭麗句必爲鄰今人愛古人五字相連言古人之清詞麗句今人愛之其意原不可薄但其根柢淺陋齊梁且不能及又安知所

謂屈宋哉。六章云：遞相祖述，復先誰言。後生所祖述者，僞體也。僞體不知所自來，故曰復先誰。末句云：轉益多師，是汝師。多師指盧王，言如盧王之近風騷，乃汝所當師者也。此解蓋聞之茶陵彭閣老。

韓文公詠雪

自謝惠連作雪賦，後來詠雪者多騁妍詞，獨韓文公不然。其集中辛卯

年雪一詩。有云：翁翁陵厚載，譁譁弄陰機。生平未曾見，何暇論是非。詠雪贈張籍一章。有云：松篁遭挫抑，糞壤獲饒培。隔絕門庭遠，擠排階級纒。豈堪

碑嶽鎮強欲，效鹽梅日輪埋。欲側坤軸壓，將頽魚龍冷。墊苦虎豹餓號哀。所以譏貶者甚至。又酬崔立之詠雪一章。有

泯泯都無地，茫茫豈是天。崩奔驚亂射，揮霍訝相纏。不覺侵堂陛，方應折屋椽。亦含諷刺。豈直為翻案變調耶。嘗考雪之詠

於三百篇者，凡六。若采薇遣戍役也。曰：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出車勞還

率也。曰：今我來思，雨雪載塗。俱不過紀時語耳。信南山一詩：刺幽王不

能修成王之業，而因追思成王之時。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言豐年之

冬，必有積雪，以明其澤之普遍焉。此猶於比興之義無與也。其他若邶

之北風刺虐也。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則以喻政教之酷暴矣。頌弁諸

公刺幽王也。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則以比政教之暴虐，自微而甚矣。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曰雨雪濛濛。見晁曰消。則又以雪比小人多。而以日能消雪。喻王之誅小人矣。其後張衡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韓公之放才歌謠。正是詩騷苦語。

又韓和侯喜詠筍詩亦全作諷刺語

劉隨州別嚴士元詩

友人有曾遊於何義門先生之門者。嘗言劉隨州詩。細雨溼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先生家有宋槧本。乃是閒花滿地落無聲。蓋花已落地。更何可聽。古人不沾沾以聽對看也。余始聞而信之。繼思古人寫景之詞。必無虛設。此詩題是別嚴士元。

唐詩鼓吹作李嘉祐詩毛西河唐七律選從之以爲誤入劉集不知何故

考長卿

嘗爲轉運使判官。以知淮西鄂岳轉運留後鄂岳觀察使吳仲孺誣奏。貶潘州南巴尉。會有爲辯之者。除睦州司馬。是詩應是赴睦州時。道過闔閭城。因有別嚴之作。其言細雨溼衣看不見者。以比浸潤之譖。閒花落地聽無聲者。閒官之挫折。無足重輕。不足聳人聽聞。此於六義爲比。第六句草綠湖南萬里情。乃追憶湖南時事。末句青袍今已誤儒生。其

爲遷謫後詩無疑矣。如云花落不可云聽。則如火聲西流。流火又有聲耶。一人遷謫。正何必以滿地爲喻哉。又言義門。謂長卿過賈誼宅詩云。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乃是用鵬鳥賦中庚子日斜及主人將去二句。余按此乃徐興公之言。亦非義門創見也。至謂幾日浮生哭故人一句。昌黎衍之。以作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遂成絕調。夫昌黎用意之深。更有過於長卿者。余自讀唐宋文醇本。乃益歎其妙。昌黎豈乞靈長卿者乎。

劉夢得金陵懷古詩

劉夢得金陵懷古詩。當時白香山謂其已探驪珠。所餘鱗角何用。以今觀之。王濬樓船所詠。纔一事耳。而多至四句。前則疑於偏枯。山城水國。蘆荻之鄉。觸目盡爾。後則嫌其空衍也。抑何元白閣筆易易耶。余竊有說焉。金陵之盛。至吳而始著。至孫皓而西藩旣摧。北軍飛渡。興亡之感。始甚。假使感古者取三國六代事。衍爲長律。便使一句一事。包舉無遺。豈成體製。夢得之專詠晉事也。尊題也。下按云。人世幾回傷往事。若有

上下千年縱橫萬里在其筆底者。山形枕水之情景。不涉其境。不悉其妙。至於蘆荻蕭蕭。履清時而依故壘。含蘊正靡窮矣。所謂驪珠之得。或在於斯者歟。

李義山錦瑟詩

李義山錦瑟一篇。說者但以爲悼亡之作。或遂以錦瑟爲女子之名。其於一絃一柱句難通。則有改五十爲十五廿五者。或又作斷絃解。瑟二十五絃。斷則五十絃矣。然於藍田日暖句。覺雜出不倫。卽指藍田爲葬地。何以有生烟之喻耶。按舊唐書。義山仕宦不進。坎壈終身。裴庭裕東觀奏記曰。商隱自開成二年昇進士第。至大中十二年。以鹽鐵推官死。則錦瑟乃是以古瑟自况。漢書郊祀志。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師古曰。秦帝秦昊也。世所用者。二十五絃之瑟。而此乃五十絃之古製。不爲時尚。成此才學。有此文章。卽已亦不解其故。故曰無端。猶言無謂也。自顧頭顱老大。一絃一柱。蓋已半百之年矣。曉夢喻少年時事。義山早負才名。登第入仕。都如一夢。春心者。

壯心也。壯志消歇。如望帝之化杜鵑。已成隔世。珠玉皆寶貨。珠在滄海。則有遺珠之歎。惟見月照而淚生烟者。玉之精氣。玉雖不爲人探。而日中之精氣。自在藍田。追憶謂後世之人追憶也。可待者。猶云必傳於後無疑也。當時指現在言。惘然無所適從也。言後世之傳。雖可自信。而卽今淪落爲可歎耳。詩中雖虛文無一泛設。衆解紛紜。似皆無當。卽世傳東坡四字分解。應亦假託也。

許丁卯中秋詩

嘗侍茶江彭先生於東園。中秋對月。先生舉許丁卯七律示余。曰。子謂何如。余逡巡不敢妄對。先生曰。此詩意境似平。格律實細。首云。待月東林。月正圓。月從東出。待在未出之時。旣出則月正圓也。次云。廣庭無樹草無煙。寫月之明。一句盡矣。三云。中秋雲淨出滄海。此特補點中秋。以別於他月之望。四云。午夜露涼當碧天。半夜月正當頭也。五云。輪影漸移金殿外。月昃而西移矣。六云。鏡光猶挂玉樓前。將落而猶未落也。結云。不辭達旦殷勤望。一墮西巖又隔年。隔年又以醒中秋之意。八句次

第寫盡達旦之景。此唐律所以勝於後人。不然。輪影鏡光。玉樓金殿。抑何塵容俗狀歟。

蘇詩補注

施注蘇詩。世稱善本。自商邱宋氏所藏闕十二卷。邵長蘅李必恒爲之補注。而施注益形其不可及。邵李所補者。皆是鈔襲王注。恐人之議之也。乃特作王注正譌。刻之卷首。其所指摘。不過字句傳寫之訛耳。至如王注所闕所訛。並未能改正增益也。卽如太白山下早行詩云。馬上續殘夢。乃直用劉駕詩。藝苑卮言嘗舉之。補注於此句無注也。又如次韻朱公揆初夏詩云。諫苑君方續承業。王注謂南史李承業作諫苑。按南史並無其人。後周樂運字承業。運爲內史。鄭譯所銜。及隋文爲丞相。鄭譯爲長史。左遷運滎陽令。運發憤錄。夏殷以來陳爭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覽而嘉焉。困學紀聞嘗論之。誤以周爲隋耳。補注仍王注之訛。不改也。又如女王城詩云。稍聞決決流冰谷。盡放清清沒燒痕。王注據林敏功稱古詩岡分河勢斷。

春入燒痕青。補注改爲唐詩。其實皆非也。此乃宋詩僧惠崇訪楊雲卿

淮上別墅之三四一聯。溫公續詩話謂此二句。乃其尤自負者。然當時

卽爲其徒所嘲。有詩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按長卿集無此句不

是師兄多犯古。劉貢父中山詩話作不是師偷古人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江鄰幾雜志詩句作言語中山詩話犯作似注既

不知。又改河分岡勢爲岡分河勢。尤誤也。又如次韻劉湜峽山寺詩云。

應憐五管客。王注所載宋援引莊子上有五管。李厚引韓詩五管徧歷。

兩說並存。正古人虛心之處。李必恒補注不過就兩說中。用李而去宋

耳。而遂專指宋以斥王注爲杜撰乎。又如賀朱壽昌詩。按壽昌棄官入

關中尋母。得之同州。宋史列入孝義傳。東都事畧列入獨行傳。宋中興

藝文志有送朱壽昌詩三卷。散見他書者蘇頌魏公集有詩文與可有序且此事溫公日錄載之矣。

蘇氏家語載之矣。東軒筆錄又載之矣。朱子小學亦載之矣。補注則似

乎宋史亦未考也。又如次韻答邦直子由一詩。邵子湘云。施本闕其半。

無他本可考。只載前四句。又闕未許二字。按此詩乃烏臺詩案所有者。

詩云五斗塵勞尙足留閉門聊欲治幽憂羞爲毛遂囊中穎未許朱雲地下遊無事凡若此類。當注

會須成好飲思歸時亦賦登樓羨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西看浴鷗補註本門作闕

詩學纂聞
而不注不當注而注者豈勝指摘耶

文用人名

以人名入詩文或姓或名有祇稱一字者日知錄有二名止用一字之條博徵經傳不獨詩文也而詩文之載在文選者固不僅顧氏所摘如班固幽通賦稱重黎曰黎張衡思元賦稱勃鞞字伯楚而曰伯此二名而舉一也左思蜀都賦稱諸葛亮曰葛此雙姓而舉一也若幽通賦稱條侯周亞夫曰條乃爵也四皓曰皓乃號也其應連三四字而摘舉其二者幽通賦稱衛叔武曰衛叔陸機宴元圃詩稱世祖武皇帝曰世武嵇康琴賦稱王昭君曰王昭稱晉之師曠字子野而曰晉野陸厥孺子妾歌稱班婕妤曰班婕又西征賦稱鄭桓公友曰桓友是也其兩人並稱而錯雜者王褒洞簫賦曰牙曠乃伯牙師曠也曰般匠乃公輸般匠石也馬融長笛賦曰彭胥乃彭咸伍子胥也幽通賦曰高頊乃高陽氏顓頊也曰孔昊乃孔子及太昊也曰宣曹乃周宣王及曹伯陽也陸機演連珠曰蒲宓乃子路宰蒲及宓子賤也

文選注宓作密謂卓茂為密令也然宋書內亦有云蒲宓之化

曰曾史

乃曾子史魚也。阮籍詣蔣公奏記曰：鄒卜，乃鄒衍卜子夏也。孫楚送征西官屬詩曰：彭聃，乃彭祖李聃也。潘岳夏侯詠曰：閔參，乃閔子騫曾參也。謝靈運去郡詩曰：羲唐，乃伏羲唐堯也。顏延之陶徵士詠曰：夷皓，乃伯夷四皓也。曰：巢高，乃巢父伯成子高也。江淹雜體詩曰：堯老，乃唐堯老聃也。劉峻辨命論曰：容彭，乃容成公彭祖也。曰：伊顏，乃伊尹顏回也。又有以二名而分用之者。思元賦曰：穆屈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穆與叔，乃叔孫穆子也。牛與豎，乃豎牛也。又有稱謂不拘者。思元賦之文君，乃文王也。辨命論之文公，乃周公也。他如相如子虛賦，稱孫陽爲陽子。鄧曼爲曼姬。揚雄上林賦，稱公孫賀爲孫叔是也。然此在古人則可。後人惟前人所已有者，方可襲用，莫敢創造。自唐人已然矣。唐如李太白扶風豪士歌曰：原嘗春陵六國時，謂平原君孟嘗君春申君信陵君也。韓昌黎贈崔立之詩曰：東馬嚴徐已奮飛，謂東方朔司馬相如嚴安徐樂也。凡皆本諸文選。班固西都賦曰：節慕原嘗，名亞春陵。任昉答七夕詩啟曰：與賈馬而入室，比嚴徐而待詔。初非創製。及後李義山韓

碑詩以李愬韓公武李道古李文通四人合之曰愬武古通作牙爪此亦因平淮西碑文中先有乃敕顏允李光顏烏重允愬武古通之語而承用之也

時俗語入詩

唐人每以唐時語入詩亦猶先儒注經有文莫相人耦曉知一孔之類

也如遮莫猶言儘教頻煩猶言鄭重得得猶言特特至竟猶言到底不當作猶云先道個不該也孟襄陽詩更道明朝不當

作生可憐生太瘦生太忙生之類聖得知見韓詩然不得其解不分生憎杜詩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赤憎猶云生憎杜詩赤憎

輕薄遮入懷隔是猶言已是也元微之詩隔是身如夢隔又作格白至如阿堵猶言這個寧馨猶言恁地寧字

兩音則舊有此語而唐始入詩也相於曹子建詩竭來楚詞訝許庾信詩訝許能合笑杜詩用之則

舊詩有之而唐人襲用也他若潦倒猶言蘊藉杜詩多才依舊能潦倒按北齊崔陵子瞻性簡傲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醜藉者為

潦倒而瞻終不改焉杜正用此至藥府詩形容真潦倒則不如是解愁絕倒絕倒笑也而愁亦可言杜詩才兼鮑照愁絕倒又別蘇後詩絕倒為驚呼豈亦當時語

耶又俗以一日為一天杜詩有之其三川觀水漲詩云北上惟土山連

天走窮谷連天正謂連日也

對舉字

凡形容字有兩字各義者人多混而不分即如崢嶸山水之聲也爛漫

風屋打頭之打。音頂不必作頂字也。爭如爭得爭奈之爭。音從上聲不必作怎字也。此又習焉不察者也。

可憐有二義

鮑明遠東飛伯勞歌云。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誰與同。按憐字有二解。莊子庚桑楚篇。汝欲反汝性情而無由入。可憐哉。宋玉九辯曰。惆悵兮而私自憐。王逸注曰。竊內念已自閔傷也。五行志。成帝時歌謠曰。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又孫會宗謂楊惲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陶詩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此可憐者。皆謂可閔也。戰國策趙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列子曰。生相憐。死相捐。魯連子引古諺曰。心誠憐白髮。元此憐字與明遠詩所云可憐者。謂可愛也。凡唐詩可憐宵。可憐生。多作可愛意。杜詩君家白盃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稽陰台明

陳書文學褚玠傳。宣帝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謂會稽山陰也。白香山詩曰。台明地展圖。謂天台四明也。

蘇渙安惇

杜詩內有贈蘇渙詩。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紀異按詩實只七韻蘇詩內有贈安惇詩。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君

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杜蘇何為贈之詩耶。然杜集又有入衡州詩曰。

門闌蘇生在。公自注蘇生侍御渙勇銳白起強。以白起比渙。則渙之為渙。公固深知

之。題云紀異。亦誠不料是人能為是詩。而所稱傾倒。亦特傾倒其詩而

已。靜者之譽。其以為諷乎。蘇詩云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

勉以熟讀深思。此固切磋之義。亦必其人有厭讀舊書之意。舊書對新

經而言。微詞也。不然。公與章惇仙遊潭題名。知其必能殺人。豈有明於

大惇。而昧於小惇者哉。

和仲同叔涪皤

東坡一字和仲。見穎濱誌銘。又字子平。見文與可詩。文與可往年記得歸在京一首題云往年寄子平題

下注云即子瞻與可乃東坡之中表弟子由又字同叔。亦稱阿同。見東坡詩。黃涪翁亦號涪皤。

范石湖吳船錄云。魯直貶涪州別駕。自號涪皤。蜀中謂尊老者為波。祖

及外祖皆曰波。宋景文謂波當作皤。涪皤從其俗也。

吾命非吳命

越絕書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生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又謂馮
同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陳元孝姑蘇懷古
詩云：寶劍賜來吾命短，美人恩重父仇輕。正是以吾字對父字。今刻本
皆訛吾作吳，非也。吳命別無出處。

列子魏有東門吳者戰國策以吳爲吾文選注引之

詩學纂聞跋

韓門先生湖上草堂集曾付棗梨旋即散佚予求之數載竟不克覩今春抱經先生寄示國朝人雜著十餘種此帙暨談書錄在焉因並得鈔入叢書蓋猶是當時雕本也壬子仲夏震澤楊復吉識